

通俗語文小叢書

字樣與羽官
心係子白為咄

呂 灰 著

華東人民出版社

寫在前面

這本小書，是爲初學寫話的同志們寫的。

寫話包括兩個東西：一個是“寫”，一個是“話”。有了話才能寫，會寫字才能寫話。話說得好，寫出來也好；字寫得對，話才不會寫錯。

所以，第一要把話說好，第二要把字寫對。

這本小書，用一個個小故事，來講這麼兩件事：

一、怎樣把話說好(前六節)；

二、怎樣把話寫好(後五節)。

故事是不連貫的，但每個故事說明的問題是連貫的。
(每節的大題目是故事的題目，小題目就是每個故事要說明的問題)。

作 者

一九五二年八月

目 錄

“文化不識字”.....	1
——說平常說的話	
三腳貓.....	3
——說自己懂得的話	
脫衣裳跌交.....	5
——下句要連上句	
剪辮子、割尾巴.....	7
——少用沒意思的字眼	
“我這樣學習文化就是這樣子的”.....	9
——不要重複	
自說自話.....	11
——要別人懂	
天下無難字.....	13
——寫字的門路	
原來寫話是這個樣子的.....	15
——話就是字	
知識分子.....	16
——用字來思想	
金飯碗盛飯.....	18
——寫自己的話	
這裏面講點啥呀？.....	20
——學北方話字眼	

“文化不識字”

——說平常說的話

在一次冬學模範會議上，我去訪問學習模範陳秀珠。

她和我說了很多話，說得很好。後來，她想寫一篇稿子，有許多字不會寫，要我代寫。她嘴裏說，我用筆記。她說：

“我們窮人，文化不識字，翻不透身。文化是永遠的翻身……”

她忽然把話說得都不通了。

我很奇怪，就問她：“這是什麼意思？”

她說：“我們窮人，不識字，沒文化，翻身翻不透。有文化，才是永遠的翻身。”

我說：“你起先爲啥不這麼說呢？”

她說：“起先是寫稿子。我說了，你要記下的呀。”

我說：“你起先說的話，我聽不懂，要你再講一遍，我才懂。我如果記下來，紙頭是不會再講一遍的，叫人家怎麼能懂呢？”

“哦，原來是這樣！”她說，“那麼，我就像平時一樣的說嗎？”

我說：“對了，對了，就是這樣。”

她說：“那麼，我們再從頭來吧。”

三 脚 貓

——說自己懂得的話

工會小組開會，討論“三反”“五反”運動中，每個人的收穫（ $\sqrt{x^2}$ ）。

沈寶根發言：

“我本來思想不大具體，經過‘三反’‘五反’運動，說出了苦水，提醒了覺悟。以後我要實際行動站住。……”

朱來德說：“你說錯了一句話。一個人的思想有什麼具體不具體呢？”

沈寶根說：“我說思想不具體，就是思想不好。”

朱來德說：“具體不具體，就是有沒有意思，不是好不好。”

恰好文教委員來檢查小組會情況，他們就問文教委員，哪個說的對。

文教委員先問沈寶根：“你怎麼知道具體是好的意思？”

沈寶根說：“前幾天黑板報上，登了顧阿妹小組的增產計劃，說訂得很具體。大家看了，都說好。所以我想，具體就是好的意思。”

又問朱來德，他說：“有一次，我到外面聽報告。報告完了，一位同志說，這次報告講的很具體，對大家都有幫助。我覺得那個報告很有意思，那麼，那位同志說的具體，不就是很有意思嗎？”

文教委員說：“你們都搞錯了。你們只聽見人家說過一次，還不曾弄清楚意思，就放在自己嘴上說。有實在的內容，才叫具體。說話不具體，就是沒有實在的內容，很空洞。話講得具體，或者計劃訂得具體，這是好的。不過具體的解釋（〔式〕），不就是好，也不單單指有意思。”

另外一位工友張子文說：“沈寶根剛才說的話，還有幾句也錯了。像‘說出了苦水’‘提醒了覺悟’‘實際行動站住’，這幾句話，也都是不通的。”

文教委員說：“新中國，新社會，樣樣都是新的，新名詞也很多，大家都在學。不過很多人還沒學好，就成天放在嘴上說。這些說錯的話，好像三腳貓，站不住。以後大家要好好學這些話，要把這些話的意思弄清楚以後再說。如果不曾弄清楚，就不要隨便用。”

（沈寶根說的幾句不通的話，要這樣改正：

“我本來思想不大好，經過‘三反’‘五反’運動，吐出了苦水，提高了覺悟。以後我要用實際行動來響應增產節約的號召。”）

脫衣裳跌交

——下句要連上句

下莊要辦速成識字班，開了個文化訴苦會。天下雨，大家不下田做活，所以到的人很多。

黃阿春本是民校學員，現在轉到速成識字班學習。這次，她想動員丈夫民義也去上學，夫妻倆（カ！Y
利呀）拼）一起參加了訴苦會。

會上，很多人訴了沒文化的苦。民義聽了，忍不住（忍
認）也上去說了：

“有一次，我認不得鈔票（鈔讀
イ么超），挑菜到鎮上去賣。一個主顧來買菜，給我一張五千塊頭，我跑來跑去，只好問人家。把人家一鉢（伯）醬油碰翻了，一擔菜賠掉（賠讀
久）半擔。大家想想看，不識字苦不苦！”

苦訴完，馬上報名。報好名，散會。民義夫妻倆回家去。

民義說：“阿春，我今天講得好嗎？”

阿春說：“你講得很好。不過，你講話有一個缺點，就是有時候上下句不大連得起來。這就是因為沒有文化。以後你上了學，多聽多講，話才會講得有頭有腦。你訴苦時

候講：‘有一次，我認不得鈔票，’其實你不是有一次認不得，而是一直認不得。你應該說：‘有一次，我挑菜到鎮上去賣。一個主顧來買菜，給我一張五千塊頭的鈔票。我認不得，只好去問人家。跑來跑去，把人家的一鉢醬油碰翻了，賠掉半擔菜錢。’”

阿春想了一下，又說：“講一件事，就要照這件事的先後來講，不要顛倒（^{〔顛〕讀}カマ[店]）。我講一個笑話給你聽聽：一個新女婿（^{〔須〕}トコ）陪老婆走娘家，那天也像今天這樣下雨。老婆不小心，跌了一交，新衣服上都是污泥。新郎（^{〔渡〕}オウ）說：‘你為什麼不把衣裳（^{〔尙〕}アウ）脫了再跌交呢！’這個新郎不曉得，跌交之前是來不及脫衣裳的。這就是事情的前後分不清楚。講話前後分不清楚，也像那個新郎說要脫了衣裳再跌交一樣，是不合理的。”

民義一邊笑着，一邊拉着阿春說：“你學了半年文化，倒笑起我來了。好吧，還是走好，不要跌交吧！”

剪辮子、割尾巴

——少用沒意思的字眼

機關職工業餘學校開學了。開學典禮上，首長做了動員報告，接着學員自由講話。

張洪($\begin{smallmatrix} \times \\ \text{紅} \end{smallmatrix}$)和丁立成，是兩個小同志。他們學習很積極，但愛開玩笑。自由講話時，他們老給別人數話裏的“這個”“這個”和“啊”“啊”。一位學員講完後，張洪說：“他講了五十四個‘這個’。”另一位學員講完後，丁立成說：“他講了四十個‘啊’。”

後來丁立成也上去講話。他說：

“……我們參加這個典禮是很光榮的。但是毛主席領導之下，我們文化得到了翻身。但是我們過去不識字，覺得工作上有許多困難。但是我們過去不識字，有反動勢力壓迫和剝削，所以我們讀不起。現在毛主席領導，我們有機關學校，但是人人好學習。但是這次開學典禮，首長動員我們學習。但是我要努力學習，來報答毛主席和首長的關心……”

丁立成講完了下來，張洪笑着說：“你雖然不講‘這個’，却講了三十二個‘但是’。”

過了一會，張洪也上去講話。他說：

“這次的時候，我參加這個典禮的時候啊，我聽到首長報告的時候，要我們文化的時候啊，普遍都提高。首長又要我們的時候，檢查學習的動機。有些同志學習是爲了提升工作，這樣出發點的時候啊，可以檢查一下……”

張洪講完了下來，丁立成說：“我也給你數過了，你雖然不講單個字‘啊’，却講了二十五個‘時候’‘時候啊’。”

他們兩人都覺得很奇怪，爲什麼好多人講話都要一根辮子（〔辮〕讀〔便〕），或者拖着一條尾巴。

張洪說：“以後我講話，一定要把‘時候啊’這條尾巴去掉。”丁立成也說：“我也要剪掉這根‘但是’辮子。”

“我這樣學習文化就是這樣子的”

——不要重複

晚飯後，大家去操場做文娛活動。

文化助教說：“今晚我們玩‘擊鼓傳花’。我把鬧鐘開響了，大家就傳手帕（^{久Y}_怕）。鐘聲一停，手帕在誰手裏，誰就出來，在這個乾糧袋裏抓一個卷子。卷子上寫啥，他就得幹啥。”

遊戲開始後，第一個出來抓卷子的是林大均。他打開卷子唸：“報告學文化的經驗。”

大家巴掌拍得特別響。因為這次速成識字學習，林大均是成績最好的一個。

林大均說：

“同志們，我學習沒啥經驗。就是這樣子學習的，我上課思想集中，如果思想開小差，我就這樣子……”他用拳頭（^拳_{山石桶}）在腦袋上敲了一下“我用拳頭在腦袋上這麼一下，我就這樣子來使自己思想集中。我思想集中了，字就吃下去了。我學習沒啥經驗。我認為學習最要緊的是思想集中，再就是苦學苦練。思想集中，苦學苦練，就能學好。我這樣學習文化就是這樣子的……”

他講完了以後，文化助教說：“林大均學習很好，可惜容易害臊（ムム），講話時，重複的地方太多了。話重複了很像唸阿彌陀佛（彌陀讀_口一_ム×_乙〔米托〕），囉哩囉嗦（カ×乙-ム×乙〔落所〕）。我們的學習，馬上要進入寫話階段。大家都要注意先把話說好，才能把話寫好。”

接着，鬧鐘又響了，手帕很快的傳着。

自說自話

——要別人懂

這天是廠禮拜。一放工，江惠蓮（厂×工-力！ 馬）就很快
的解下飯單（工人做工時結
在身前的布），洗了臉，出了廠門。她先到她愛
人李紅的工廠裏，然後和他一起到勞動公園去。

在去公園的電車上，她告訴李紅一件事：

“共產黨真好。生了兩個多月病，不但不扣一個工錢，
還送到醫院去看，補貼醫藥費，廠裏還派人慰問、送東西
……”

李紅聽得莫名其妙，問她：“你講的是哪一個呀？”

江惠蓮講得有勁，只管自己講下去：

“我生病的時候，小姊妹代我去請假，他們說：‘派頭
倒大，叫她自己來！’我硬拖拖到辦公室去，他們說：‘你能
夠跑得來，身體吃得消，請什麼假！去！去！去！’真是要活
難活，要死難死。共產黨真好，我們討論勞保條例的時候
……”

李紅越聽越胡塗了，把她搖了幾下，問她：“真奇怪，
你說生病兩個多月，不扣工錢，到底是哪一個生病？你說
你生病，不准請假，又到底是怎麼一回事？”

江惠蓮說：“真奇怪，你怎麼不懂呢？我是說共產黨真好，實行了勞保條例。和我同一埭頭（〔埭〕讀勿劣〔代〕；江南讀〔達啊〕拼。埭頭是紗廠的基層生產組織）的張小妹生病，住醫院兩個多月，不扣一個工錢，廠裏還補貼醫藥費，派人送東西、慰問。解放以前，我生病，請小姊妹代我請假……”

李紅說：“哦（ㄛ），原來是這樣一件事。你起先講得沒頭沒腦，叫我沒法聽懂。你不先講明勞保條例的事；也不講明哪一個生病，我還以為是你生病。後來你又講自己生病時不准請假，越加弄得我胡裏胡塗了。講一件事要講完全，不然人家就聽不懂。你講的話，自己當然是懂的。不過你剛才才是對我講話，我聽不懂你的話，你就好比自說自話了。”

江惠蓮說：“對，對。剛才我講得起勁，沒有注意別人懂不懂，以後我一定要注意這點。”

天下無難字

——寫字的門路

一個晚上，好多女工友和教師一起，在宿舍門前的草地上談天。

大家一談就談到學習問題上了。章蓮芬($\begin{smallmatrix} \text{ㄗ} \\ \text{分} \end{smallmatrix}$)說：“認字我不怕，就怕寫字。我一捏筆($\begin{smallmatrix} \text{捏} \\ \text{ㄗ} \end{smallmatrix}$ 讀)，手就發抖。要寫一個筆劃多的字，就像第一次吃蟹($\begin{smallmatrix} \text{ㄗ} \\ \text{鞋} \end{smallmatrix}$)，不知道從哪裏下手。離了書，我就沒有幾個字寫得上來。”

黃梅娟($\begin{smallmatrix} \text{ㄗ} \\ \text{捐} \end{smallmatrix}$)說：“我碰到雙胞胎($\begin{smallmatrix} \text{ㄗ} \\ \text{熊} \end{smallmatrix}$)字(形狀相像的字)，分不清楚，老要寫錯。”

周品仙說：“同音字頂傷腦筋。用着一個字，好像呼雞呼狗，叫一聲，來一羣，不曉得用哪一個字才對。”

教師聽大家講完以後，說：“大家這些困難，我早就知道，不過以前沒有好的辦法解決。今天我在報上看見一篇文章，是介紹速成寫字法的，這篇文章使我得到了辦法。章蓮芬講，有的字筆劃多，不知道從哪裏下手。但是中國字有兩個特點：第一，字雖多，筆劃却只有八種(、一丨丿ノㄥㄣ)；第二，筆劃多的字，大都是幾個筆劃少的字拼起來的。所以我們只要先把筆劃、字頭、偏旁和筆劃少的

字寫好，懂得筆順規則：從上到下、從左到右、從外到內、先橫後直、先撇（㇇）後捺（㇏），那麼，隨便寫什麼字都不難了。”

教師想了一下，又說：“就拿你們三個人的名字來看。章蓮芬，‘章’是‘立早章’，‘蓮’是草字頭一個‘連’，‘芬’是草字頭一個‘分’。蓮花是一種植物，所以是草字頭。‘芬’是香的意思，和花草有關係，所以也是草字頭。麵粉的‘粉’和米麵有關係，所以就變成米字旁了。再說黃梅娟這個名字。如果人家問她姓啥，她說：‘草頭黃’或者‘大肚黃’，這樣，人家就把‘黃’字記住了。木旁一個‘每’字，就是梅樹的‘梅’。‘娟’字去掉‘女’字旁，加挑手就變做捐獻的‘捐’了。周品仙這幾個字，也很好寫。‘周’是‘框吉周’（〔框〕讀ㄅㄛˊ ㄍㄧˊ ㄗㄡˊ），‘品’字很像三個成品堆在一起。‘仙人’住在山裏，所以是‘人’旁一個‘山’。”

大家想了一想，覺得真的道理。這時，李月珍撩起（〔撩〕讀ㄌㄧㄠˊ）裙子（〔裙〕讀ㄑㄩㄣˊ）跑來：“我請大家吃蘋果（〔蘋〕讀ㄆㄧㄣˊ 〔果〕讀ㄍㄨㄛˊ）。”說着，把手一放，裙子裏滾下好多蘋果來。大家搶着吃。教師拿了一個蘋果，忽然說：“剛才黃梅娟說，碰到雙胞胎字不容易分辨。李月珍把蘋果放在裙子裏，‘衣’字中間有個‘果’，這就是‘裏’字；‘衣’字中間一個‘里’字，不就是衣服裏子的‘裏’嗎？……”

周品仙說：“我懂了，天下無難字，只怕有心人。只要用心分析（〔分〕讀ㄈㄣˊ 〔析〕讀ㄒㄧˊ）字形，就不大會寫錯。”